

樂

書

五

禮記訓義

樂記

夫黍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壹獻之禮賓王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

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豕天產也酒地味也。黍豕而食所以養陰爲酒而飲所以養陽飲食雖人之大欲不能不運訟陰陽雖人之資養不能不爲寇然則黍豕爲酒所以爲禮非以爲禍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亦已大矣莊周謂以禮飲酒始乎治常卒乎亂者此也先王知其然於書有彝酒之戒羣飲之誅於禮有賤酒之禁魯飲之禁猶以爲未也又

寓教戒之意於器血之間彝皆有舟其載有量尊皆有壘其鼓有節爵以角觥以兕以至傷而爲觴畢而爲解瓶而爲觶交而爲醴散而爲散止而爲禁無非備酒禍也故因是爲酒禮則饗以訓恭儉爵盈而不飲飲爲禮而已酒正所謂共賓客之禮酒是也燕以示慈惠而謂之飲酒酒人所謂共賓客之飲酒是也古之人饗禮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士大夫皆如之禮器曰三獻之介君尊幣而酢焉季孫宿曰得賜不過三獻由此推之孤同子男之君五獻卿大夫下其君之等二獻則一獻之禮非士之燕禮士之饗禮而已一獻之禮不簡也而賓主至於百拜終日飲酒非不

得醉爲是以華實高也而以進爲文者上與則先
王爲禮以備酒禍可謂至矣言士之饗禮如此則自
士而上可知也今夫饗禮以仁質容豈獨備禍邪蓋
僞不去則誠不著不足爲禮之經故也彼昧是者以
賓主百拜爲華日只不飲爲過抑何不知先王爲禮
之意也春秋之時晉侯享季孫宿以加邊之禮鄭伯
享趙孟具五獻之邊且焉是以子男之禮享大夫也
豈禮意歟此言終日飲酒而不得醉詩言厭厭夜飲
不醉無歸者終日飲而不得醉爲行饗禮故也不醉
無歸爲燕同姓故也

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
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
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

荀勗曰爲之鍾鼓管磬琴瑟笙使足以合歡定和
而已蓋酒食禮之物而物非禮也合歡樂之官而官
非樂也酒食以合歡則禮之所施樂未嘗不有以通
之也知樂幾於禮則樂之所施禮未嘗不有以節之
也然合歡以爲樂非特樂其情而已必有以象德而
形容之也酒食以爲禮非特淫其德而已必有以綴
淫而亦上焉之也在易之需言君子以飲食燕樂酒食
合歡之意也豫言先王作樂崇德樂以象德之意也
曲禮曰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禮以綴淫之意
也先王於事之大者必有禮以哀之於福之大者必
有禮以樂之死亡凶札禍滅天事之大者也圍敗寇
亂人事之大者也大宗伯皆以凶札哀之所謂有大
事以有禮以哀之也以嚴膳之禮親兄弟之國而與

之同福祿以慶亦其之禮也夫之國而與之
所謂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也彼哀而我哀之
而我樂之哀樂之分雖異情而皆以禮終則禮
分定矣孰謂禮者先王為之以強世哉老氏以為
信之薄而亂之首蓋亦有為而言然樂所以家
言樂章德禮所以綴淫又言刑以坊淫者家以
所以形容之也章以彰之所以著明之也禮以
而使之不縱刑以坊淫而使之不溢相為表裏
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莫
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聖人之於樂非志於獨樂而已將以為治也
德教可以善民心妙之為道化可以
則惻隱羞惡之心達而為仁義恭敬是非之心

為禮習有若泉之始達也感人深則動蕩血脈通流
精神非若水之可測也詩曰宜民宜人語曰節用而
愛人使民以時則人有十等非特民也善民心則
賤者之欲而已習習不與焉感人深則責賤者
感而風俗或未周焉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是觀之百里不同之風其氣有剛柔千里不同之
其習有善惡樂之善民心感人深則至剛之風可
而為柔至惡之俗可易而為善移風而使之化易
而使之變為樂之效如此而先王者之以為教則
道德同風俗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矣豈非以
民情而教之和然邪樂行而倫清平乎移風易俗
下皆取者此也其為樂之效如此而先王者之以
而王著教之

多辭受德者淫樂其里之哇恍似宮之艷靡靡然
常舞爲風朝歌爲俗而不知所以移易之者豈不
聖王罪人乎樂則移風易俗詩止於移風俗何也曰
詩仁言也樂仁聲也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也深政
其異如此雖然風可得而移俗可得而易人之風俗
也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天之風俗也
記之言樂或曰先王著其教或曰君子成其教者蓋
樂之爲教者必有驗乎微成必有驗乎虧著其微者
非一世之積故言先王或其虧者非成德者不能故
言君子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
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愛
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
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
文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蕩
或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

民生而靜有血氣心知之常性應感起物而動無哀
樂喜怒之常情以有常之性託無常之情則心術之
形固非我也實自物而已蓋樂以音變音以民變其
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憂思哀心所感然也嘽諧
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樂心所感然也粗
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怒心所感然也
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敬心所感然也
文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愛心所感然也

流

音作而民淫亂喜心所感然也

音作而民淫亂喜心所感然也

天地肅肅出乎天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者生氣之和也樂有以合而同之宮動脾而和正信尚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者五常之行也樂有以道而達之故天地訢合陰陽相得履萌逆羽翼奮胎生者不殯知生者不殯合生氣之和之效也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道五常之行之效也所謂樂通倫理如此而已然人之情性在禮為中和在易為利正利正天德也中和人法也說天者莫辨乎易說人者莫辨乎禮故其別者此一人作樂以應天此言先王者自內言之為聖自外言之為王其實一也

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懼四暢交

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

夫樂者音之所由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故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哀心感者其聲應以殺是陽易失之散陰易失之密也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是剛氣易失之怒柔氣易失之懼也先王知樂之感人如此故合天地生氣之和道人性五常之行使之陽氣宜散而不散陰氣宜密而不密一適天地之和以暢之而已周語言氣無滯陰亦無散陽是也剛氣宜怒而不怒柔氣宜懼而不懼一適人性和以暢之而已記言樂行而倫清血氣和平是也唐官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陰陽之聲發聲散陰聲斂正聲發則陽而斂斂則陰而密陽而不至於散陰而不至於斂

如此則剛柔可知矣凡以暢交於二體之中而處於一體之外則陰陽皆安其位而陽不奪陰而陰不奪陽而密剛柔皆安其位而柔不奪剛而剛不奪柔而悉夫然則聲應相保而爲和細大不踰而爲平而樂之道歸焉耳書以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爲樂之成詩以笙簧圓音以箛篥不僭爲周樂之美皆此意歟記言書角徵羽之音而曰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變爲剛五者皆亂非所謂皆安其位迭相陵非所謂不獨奪是亦怨怒哀思之音而已豈識所謂治世之音安以樂哉剛柔言氣而陰陽不言者陰陽氣之大者也於氣言剛柔則陰陽舉矣陰陽之氣自得之於天者言之剛柔之氣自得之於地者言之

樂書卷第十七

禮記訓義

樂記

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

教不可陵節學不可躐等先王之於樂本之情性以爲情稽之度数以爲文制之禮義以爲節非獨以善吾身又將以教諸人也故始之以中和祗庸孝友之樂德中之以興道諷誦言語之樂語終之以二帝三王之樂舞始之以十三舞勺中之以成童舞象終之以二十舞大夏其立之樂等用其才之差而使習之如此抑又使之廣其節奏而不爲簡節之音省其文

采而不爲繁文之樂則德之充實而端厚者故足繩之使不淫矣周官小師掌六樂之節鍾師掌九夏之奏節奏之辨也樂之止有節其作有奏兩者合而成文則文采而已采爲文之實文爲采之華節奏文采均聲之節而已君子動其本然後治其飾治飾之道欲始博而終約始博之節奏不可以不廣終約之文采不可以不省廣節奏省文采以繩德厚則能使人復性之靜而不逐物之動又何甯人欲滅天理之有誠推而行之通萬世而無弊矣律述此者也比輔此者也樂之於天下其辭固有小大其用固有終始蓋難以一隅舉述之以小大之稱則大小相成而無輕重之不等輔之以終始之序則終始相生而無先後之不倫以此象乎事二則事各有小大終始矣繩

德厚以爲性象事行以爲行則越之於音形之動靜
一遠一近而親疏之理存焉一上一下而貴賤之理
存焉一先一後而長幼之理存焉一內一外而男女
之理存焉能使是理莫不形見於樂豈不原於律小
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使之邪統而論之先王本之
情性則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夫陰陽剛柔皆
安其位而不相奪所以觀其和之深也稽之度數則
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而使之戒
謹所以觀其德之深也制之禮義則律小大之稱比
終始之序以象事行而使之可則所以觀其事之深
也使之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所以
一觀其理之深也故曰樂觀其深矣乃若芒忽而無形
幽昏而無聲居於杳冥而已則又樂深之又深載道
而與之俱微妙玄通且將不可識況得而觀之乎

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
世亂則禮慙而樂淫故其声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
以犯節流酒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
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

土非作又則敝敝則草木爲之不長水非適可則煩
煩則魚鼈爲之不長氣非充盛則衰衰則生物爲之不
遂世非平治則亂亂則禮慙而樂淫此天地自然
之理人道必至之患也蓋禮以順人情爲善一有不
順是慙禮已樂以適中正爲雅一有不適是淫樂已
禮慙不足以善物樂淫不足以化俗故其声哀矣外
貌爲之不莊其声樂矣中心爲之不安或慢易以簡
節反以犯其節或流酒以忘本反以忘其本廣則懼

緩而容以亂正狹則急數而思欲以害道如此則
感動條暢之順氣而殄滅和平之至德其何以動四
氣之和奮至德之光乎是以君子賤之也蓋同異相
濟為和高下一致為平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易
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國語曰物得其常曰樂
極樂之所集曰声声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則
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是和之德
也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是
一平之德也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非治世之樂
也亂世之音而已君子賤之不亦宜乎苟知有不先
正貴禮樂而賤邪音其在序官也修憲命審詩商樂
謹聲以時曠脩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太師之事也
由是觀之禮慝而樂淫雖有司失職亦世亂所致而

已然則君子賤之其有意於復先王所貴者邪傳不
云乎煩丰淫声滔湮心耳君子賤之又曰樂所以成
政也故先王貴之史記以條暢之氣為滌蕩之氣是
不知商人滌蕩其声所以為盛美之意也

凡姦声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声
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
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

声樂之象也其發而感人不能無姦正氣體之充也
其出而應声不能無逆順蓋樂者大地之和正声之
所止者也而姦声則乖此而已入者天地之委和順
氣之所鍾者也而逆氣則反此而已然氣合於無象
見於有相感而文生文之所止則象之所見也象之
所見則樂之所形也易曰見之樂為樂之象

氣成象而

今夫命可正有不

以德有必有吉樂國

不亦感應自然之

之道順亦異其

生樂與順亦

分矣凡此非特人

各以氣類相感

呂涼風忽至草木

風徐回草木發榮

下川池暴亟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

冰立散終歲命管而摠四弦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

降澧泉涌以至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師曠奏角而

雲行雨施鄒衍吹律而寒谷黍滋豈非萬物之理各

以類相動邪荀卿曰凡茲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

成象而亂生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

治生焉唱和有應善惡相象故君子謹其所去就也

樂託本樂之和淫言之也以回邪曲直各歸其分

荀卿本世之治亂言以善惡相象相為終始

故也君子於此可不謹乎故也君子於此可不謹乎

身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其行衰擊亂色不

昏聰明淫樂應豐不讓心不設於身

體使耳目氣不設於身

天下之情以正聲感之則和以姦聲感之則
之行以非類成之則惡以正類成之則善能
和其志則好濫之音莫能淫燕女之音莫能
一於和而已能比類以成其行則以道制欲而不以
欲忘道其迹一於善而已君子之於樂智及之而其
志成於和仁能守之而其行歸於善則其德全矣德
全則性全而耳目聰明者性全故也性全則神全而
心術內通者神全故也性全矣雖有姦聲亂色必去
之而不留神全矣雖有淫樂慝禮必卻之而不接然
姦聲可以爲淫樂而淫樂不止於姦聲亂色可以爲
慝禮而慝禮不止於亂色姦聲亂色其入人也淺不
能累吾聰明於其外淫樂慝禮其入人也深不能蔽
吾心術於其內夫然則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

音三十五 樂記卷二 五

使夫耳徹爲明鼻徹爲顛口徹爲甘心徹爲知知徹
爲德而百體所由無逆而非順無邪而非正以行吾
義防淫泆而已尚何淫樂慝禮之有乎傳曰樂音君
子之所養義者此也若夫大機不張而五官皆備則
天樂而已聖人之事也君子之由順正蓋又不足道
然則君子反情以和其志豈徒然哉以之成己則比
類以成其行以之成物則廣樂以成其教要之以反
爲文一也

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
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

君子之於樂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本之情
性也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
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稽之度數也使耳目鼻口心

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制之禮義也木之情性以爲情稽之度數以爲文制之禮義以爲節則樂之道備矣夫然後發以聲音而爲德音之音文以琴瑟而爲德音之器動以干戚而爲武德之容飾以羽旄而爲文德之容從以簫管而爲備成之樂則性術之變盡矣此詩所以有簫管備舉之說歟以書推之息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爲堂上之樂下管鼗鼓至簫韶九成爲堂下之樂則發以聲音文以琴瑟堂上之樂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堂下之樂也琴瑟作於堂上象廟朝之治簫管作於堂下象萬物之治則德自此顯足以奮至德之光氣自此調足以動四氣之和夫然則可以贊化育而與天地參矣萬物之理何微而不著乎呂氏春秋謂朱襄氏使士達作

五絃之琴以和陰陽以定羣生白虎通亦謂瑟有君臣之節臣子之義然後四時和萬物生由一器推之如此則備成之樂足以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其勢然也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奏之以人徽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四時迭起萬物循生則又進乎此矣荀卿曰鳳凰于飛其翼若干其聲若簫簫以比竹爲之其狀鳳翼其音鳳聲大者二十二管小者十六管是簫雖有管而非管夏至之音也管則合兩以致用象簫而非簫十二月之音也周官之於簫管教之以小師播之以箏矇吹之以笙師則簫管異器而同用要皆堂下之樂而已疏下管新宮記曰下管象以管爲堂下之樂則簫亦可知也荀卿謂君子以箏瑟樂心動以琴

樂書卷第十八

禮記訓義

樂記

是故清明象夫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
天職氣覆而清明氣之上達者也地職形載而廣大
形之旁礴者也運行乎天地之間一變一通而終則
有始者其四時乎一散一潤而周則復還者其風雨
乎樂之道本末具舉情文兼盡其聲清而不可溷明
而不可掩者仰有以象乎天也非特人聲而已其體
廣而不可極大而不可圍者俯有以象乎地也非特
鐘鼓而已六舞終於大武始於雲門八音終於革木
始於金石六律終於無射始於黃鐘六同終於夾鐘
始於大呂皆象乎四時也非特宮羽而已五聲六律

四十二小一

卷一八

一

十二管還相為宮舞動其容以要鐘鼓俯會之節千
變萬化惟意所適皆象乎風雨也非特舞之一端而
已雖然用此象彼則異體而同用猶非其至也語其
至則樂行而倫清皎然而文明則清明與天為一矣
和正以廣其大必易則廣大與天地為一矣比終始
之序動四氣之和則終始與四時俱矣鼓之以雷霆
奮之以風雨則周還與風雨俱矣豈曰象之而已哉
若天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建之以太清燭之以日
月一明復居於窈冥而已則清明不足多也以物為
量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則復動於無方而已則廣大
不足多也四時迭起萬物循生其亨無尾其始無首
則終始不一多也一盛一衰一清一濁行流散徙所
常無窮則周還不一多也記之所言姑道所美之末

鄭云爾蓋樂之有年

其猶易之有四象

所以示人

家所以示人明矣

其微易者

其樂教也斯不亦示人

其與音者

其廣大象也

隨還有似於

其與比不同

五色成文而不亂

樂之於天下寓一節奏為五聲者之文采為五

聲出於聯合

謂之商聲

而對合吻

宮上七其性直

角下八其性直而柔

徵少也其性直而善燭

羽八也其性直而善燭

五聲之於樂

是節奏也

成文也

陵犯而

五色者

八風從律而

揚雄曰

擬之

揚雄曰

擬之

揚雄曰

擬之

節八音而行八風白虎通曰八風象八卦由此推之
八風象八卦者也其所以擬而遂之者八音所以節
而行之者八佾之舞而已蓋主朝易者坎也故其音
革其風廣莫爲果菘者艮也故其音匏其風融震爲
竹故其音竹其風明庶巽爲木故其音木其風清明
允爲金故其音金其風闐闐乾爲玉故其音石其風
不周瓦土器也故坤音瓦而風涼蠶火精也故離音
絲而風景是正北之風從黃鍾之律而黃鍾冬至之
氣也東北之風從大呂太簇之律而大呂太簇大寒
啓蟄之氣也正東之風從夾鍾之律而夾鍾春分之
氣也東南之風從姑洗仲呂之律而姑洗仲呂穀雨
小滿之氣也正南之風從蕤賓之律而蕤賓夏至之
氣也西南之風從林鍾夷則之律而林鍾夷則大暑

處暑之氣也正西之風從南呂之律而南呂秋分之
氣也西北之風從無射應鍾之律而無射應鍾霜降
小雪之氣也豈非傳所謂樂生於風之謂乎八方之
風周於十二律如此則順氣應之和樂興而正聲格
矣尚何姦聲之有乎傳曰律呂不易無姦事也如此
而已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凡
六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大師掌六律六同
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
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以是求之五色成文而不
亂文之以五聲之和也八風從律而不姦播之以八
音之諧也百度得數而有常節之以十二律之變也
吳季札觀樂於魯而曰五聲和八風平箏有度守有
序盛德之所同也五色成文而不亂五聲和之謂也

八風從律而不蕪八風平之謂也百度得數而有常
節有度守有序之謂也昔人嘗謂顓帝始作樂風承
雲之樂以效八風之音舜以夔爲樂正正六律和五
聲以通八風而天下服此之謂歟且古人之制聲律
蓋皆有循而體自然不可得而損益者也何則五聲
在天爲五星在地爲五行在人爲五常以五聲可益
而爲七音然則五星之於天五行之於地五常之於
人亦可得而益之乎十有二律以應十有二月之氣
以十二律可益而爲六十律三百六十律然則十二
月之於一歲亦可得而益之乎劉焯以京房爲妄田
琦以何妥爲當可謂知理矣

百度得數而有常

凡物以三成聲以五立以三參五而八數成矣人以

樂志十八

四

八尺爲尋物以八竅卯生故凡十二律之音皆隔八
生焉道生一則奇而爲陽一生二則偶而爲陰二生
三則參和而爲中氣故日三成朏月三成時歲三成
閏祭以三飯爲禮喪以三踊爲節兵重三軍之制國
重三卿之治以三參物而九數成矣故十有二律之
寸而黃鍾稱是焉蓋天之中數五地之中數六五六
相合而生黃鍾黃鍾子之氣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
紀其數八十一大呂丑之氣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
枵其數七十六太族寅之氣正月建焉而辰在姬
訾其數七十二夾鍾卯之氣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
其數六十八姑洗辰之氣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其
數六十四中呂巳之氣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其數
六十蕤賓午之氣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其數五十

七秋鍾未之氣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其數五十四
辰則申之氣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其數五十一南
呂酉之氣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其數四十八無射
戌之氣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其數四十五應鍾亥
之氣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其數四十二是先王因
天地陰陽之氣辨十有二辰即十有二辰生十有二
律其長短有度其多寡有數而天下之度數出焉要
之皆黃鍾以本之也傳曰律所以立均出度揚雄曰
泠竹爲管室灰爲候以揆百度百度既設濟民不誤
然則百度得數而有常豈不原於十二律邪說者以
百刻爲百度何其誤也五音有變宮變徵之數琴絃
有少宮少商之調皆非先王制樂度數之常也抑其
變而已矣豈不流於鄭聲之淫乎

王季子

卷一

五

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

先王之作樂文之以五聲之和播之以八音之諧節
之以十二律之度則聲音律呂發越於樂縣之間其
體有小大不相廢而相成其用有終始不相戾而相
生一倡一和一清一濁迭相爲經而所常未始有窮
也蓋音莫不有適而衷也者適也太清則志危以危
聽清則耳豁極豁則不鑒不鑒則竭矣太濁則志
下以下聽濁則耳不收不收則不搏不搏則怒矣皆
非所謂適也一清一濁迭相爲經要合清濁之衷而
已安往而不適哉百度得數而有常有常之常也倡
和清濁迭相爲經無常之常也亦有常以爲體無常以
爲用非知真常者孰能究此鄭氏謂蕤賓至應鍾爲
黃鍾至中呂爲濁鍾所謂迭相爲經之意邪

致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也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莊子曰不雜則清莫動則平樂行而倫清則八音克
諧無相奪倫其倫之固已清而無患矣確乎鄭衛之
音莫能入而雜之也以之行乎一身耳目聰明於其
外血氣和平於其內則中國雖大若出乎一人矣以
之行乎天下移風易俗於其始天下皆寧於其終則
天下雖廣若出乎一家矣國語曰夫樂必聽和而視
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其耳目聰明之謂乎傳曰樂
者所以動蕩血脈通流精神而和正心其血氣和平
之謂乎昔王豹處淇而河西善謳縣駒處高唐而齊
右善歌夫以一匹夫之歌且能感人深如此又況人君
擅天下利勢而以先王之樂感人未有不移風易俗
者矣太伯之於吳率以仁義化以道德而風俗移易
舉欣欣然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一國尚爾況天下乎
楚越以好勇之風成輕死之俗而有蹈水赴火之歌
鄭衛以好淫之風成輕蕩之俗而有桑間濮上之曲
姦聲尚爾沉和樂乎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信
矣荀卿言樂行而志清自人言之也此言樂行而倫
清自樂言之也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
欲則樂而不惑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率之則為道感物而動人之情
也猶之則為欲君子所樂樂得其性而已故言道小
人所樂樂得其情而已故言欲以道制欲是順性者
也故樂而不惑以欲忘道是犯性者也故惑而不樂

孔子明詔其樂至於三月不知肉味也文聽古樂其

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

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得道之謂德則德固不足
性之全特性之端而已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
從兄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則樂固不足既德
實特德之華而已以德為性之端則道其性之本
以樂為德之華則德其樂之實歟先王作樂以崇
德容故堯之大章舜之大韶禹之大夏湯之大濩豈
皆足以既德之實邪不過形容其英華而已由是觀
之明君務以德稱樂而日趨於治其本先立矣暴君
務以樂蕩德而日趨於亂其本先亡矣德本也樂末
也知所本末可與論樂矣樂為德之華其不可去如
此老子曰五音令人耳聾莊子亦曰擯亂六律鑿絕
學琴塞管曠之耳而天下人始合其明矣非老莊與
聖人異意也方其救末以復本其言不得不爾夏以
榮華為功秋以毀折反報其意亦何異此莫非華也
禮為道之華樂為德之華

石絲竹樂之器也

樂出於虛寓於實出於虛則八音具於道寓於實則
八音麗於器器具而天地萬物之聲可得而考焉故
物之盈於天地之間若擊若旋若動若靜若實若
石沉若浮皆得效其響焉故八物各音而同和也
若天感作八閩之樂少昊氏效八風之調而八音

且已大辨矣世雖有作者皆不能易茲八物矣金聲

磬聲也而莫尚於然管籥匏聲也而莫尚於琴

瑟也而莫尚於笙簧也而莫尚於鐘石也而莫尚於

笙簧也而莫尚於鐘石也而莫尚於笙簧也而莫尚於

笙簧也而莫尚於鐘石也而莫尚於笙簧也而莫尚於

笙簧也而莫尚於鐘石也而莫尚於笙簧也而莫尚於

笙簧也而莫尚於鐘石也而莫尚於笙簧也而莫尚於

笙簧也而莫尚於鐘石也而莫尚於笙簧也而莫尚於

笙簧也而莫尚於鐘石也而莫尚於笙簧也而莫尚於

笙簧也而莫尚於鐘石也而莫尚於笙簧也而莫尚於

笙簧也而莫尚於鐘石也而莫尚於笙簧也而莫尚於

笙簧也而莫尚於鐘石也而莫尚於笙簧也而莫尚於

笙簧也而莫尚於鐘石也而莫尚於笙簧也而莫尚於

笙簧也而莫尚於鐘石也而莫尚於笙簧也而莫尚於

笙簧也而莫尚於鐘石也而莫尚於笙簧也而莫尚於

笙簧也而莫尚於鐘石也而莫尚於笙簧也而莫尚於

笙簧也而莫尚於鐘石也而莫尚於笙簧也而莫尚於

笙簧也而莫尚於鐘石也而莫尚於笙簧也而莫尚於

笙簧也而莫尚於鐘石也而莫尚於笙簧也而莫尚於

笙簧也而莫尚於鐘石也而莫尚於笙簧也而莫尚於

笙簧也而莫尚於鐘石也而莫尚於笙簧也而莫尚於

笙簧也而莫尚於鐘石也而莫尚於笙簧也而莫尚於

笙簧也而莫尚於鐘石也而莫尚於笙簧也而莫尚於

笙簧也而莫尚於鐘石也而莫尚於笙簧也而莫尚於

笙簧也而莫尚於鐘石也而莫尚於笙簧也而莫尚於

也類皆執羽大濩而下武舞也類皆執干則大舞必
用小舞之儀小舞不必用大舞之章征誅指遠之義
盡於此矣非窮神知化孰究之哉然則大司樂祀天
神祭地示有歌致天神地示則無歌小師大祭祀大
饗登歌小祭祀小樂事則不登歌何也曰致天神地
示無歌猶大神之不裸也小祭祀小樂事不登歌猶
小祭祀之不興舞也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器
子動其本樂其象治其飾

容從聲生聲從志起志從心發昇知詩與歌舞合而
爲樂皆本於心焉蓋心者道之工宰反者道之動樂
以及爲文體道之動者也故曰樂者心之動也人心
之動物使之然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形於聲則有

嚮於器而非器猶爲之象而已故曰聲樂之象也青

與赤謂之文五色備謂之采則文於采爲略采於文

爲備止樂謂之節作樂謂之奏則奏於樂爲始節於
樂爲終要皆非聲之質也聲之飾而已故曰文采節

奏聲之飾也君子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

然生矣動其本之謂也施於金石越之聲音樂其象
之謂也省其文采廣其節奏治其飾之謂也君子之

於樂以動其心爲本則樂其象者幹也治其飾者末
也以樂其聲爲象則動其本者道也治其飾者器也

幹則非本非末而本末待之而立道則非象非器而
象器待之而成然則君子豈不爲道之幹邪樂必先

奏而後節此先節後奏何也曰六經之道同歸而禮
樂之用爲急禮勝則離而以進爲文文以曲禮以舞不

敬為先舉勝則流而以及焉文故作以樂以節先乎奏
節先乎奏與書先其後擊同意荀卿論禮亦謂節奏
陵而文然以禮為節則非以之為奏則非矣

樂書卷第十九終

樂書卷第二十

孔記訓義

樂記

先鼓以警戒，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生民之道，樂爲大焉。

凡兵以鼓進，以金止，大武之樂，先鼓以警戒，出而治兵也，三步以見方，武始而北出也，再始以著往，再成而滅商也，復亂以飭歸，入而振旅也，奮疾不拔，太公之志也，極幽而不隱，周召之治也，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志以道寧也，備舉其道，不私其欲，以道制欲也，凡此又舞動其容而已，乃若詩發乎情，則情見而義立。

樂二十

者武王仗義以平亂也，歌陳乎德，則樂終而德尊者，武王偃武以修文也，義立則天下歸之，以爲王德尊，則天下宗之，以爲君，君子履之，莫不惡惡而好善，小人視之，莫不懋功而聽過，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由此其本也，然則生民之道，有不以樂爲大乎？此六樂所以均謂之大歟。荀卿曰：樂者治人之盛者也。而墨子非之，則墨子之於道，猶瞽之於白，黑聾之於清濁之楚，而北求也。斯言信矣。孔子曰：民之所由生，禮爲大。又曰：所以治愛人，禮爲大。由此觀之，生民之道，豈特樂爲大哉？雖禮亦然。故曰：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可欲之謂善，翦商之事，非人所欲，故有厭而不樂者矣。然武王獨樂其志，不厭其道，豈私一己之欲乎？

斷濟功以天下之

為心而已若韶則既盡美矣又盡善也雖其成德足以加於此孔子聞之於後世猶足樂而忘味德樂而小厭蓋有不足言者矣且先鼓以警戒非特行師為一視學亦如之故文王世子曰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眾也

一者施也禮也者報也

示由天作禮以地制別而言之樂者天地之在禮者一八地之序合而言之自其別言之樂由陽來天道也二由陰作地道也天覆萬物施其德以養之與而不取故曰樂也者施也地載萬物因其材而長之與而取之故曰禮也者報也詩於上帝祈而不報於社稷則報之而已亦是意也自其合言之春夏散天地仁氣而之乎施秋冬斂天地義氣而歸乎報施者天下

禮樂二

禮二

之至德報者天下之大利仁近於樂而主施義近於禮而主報亦是意也雖然樂以施為主而不遺於報故以之章德又所以反始也禮以報為主而不遺於施故禮尚往來而務施報也故曰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樂施而禮報猶易所謂闢戶謂之乾闢戶謂之坤也樂施而有報禮報而有施猶易所謂一闢一闢謂之變也

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先王因德以作樂緣情以制禮則德也者樂之所自生情也者禮之所自始樂樂其所自生所以章德施之道也禮反其所自始所以報情報之道也豈萬物並作各歸其根之意歟離而言之則然合而言之則於反始而已樂章德非無情也故曰樂也者情之

不可變者也。禮主報情，非無德也。故曰：禮樂皆得，
之有德。此言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禮器言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禮弓言樂
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其不同何也？曰：物之在天
下，乾始之，坤生之，春生之，秋成之，始之然後生，生之
然後成，自然之序也。而禮樂如之，禮器主乎禮，故先
言禮也者，反其所自生，而以樂樂其所自成。繼之樂
記主乎樂，故先言樂樂其所自生，而以禮反其所自
始。繼之然則，禮不言所自成，樂不言所自始者，蓋天
下之理粗而顯者，聖人未嘗不欲微之以之神妙，而
幽者，聖人未嘗不欲闡之以之明。禮也者，微而之神，
故推而上之有及於所自始樂也者，闡而之明，故推
而下之有至於所自成是禮由陰作，陰則能生而已。
成歲功者，不與焉。樂由陽來，陽則主成歲功而生，亦
得而兼之。君統臣功之意也。若夫檀弓之論禮樂主
太公五世反葬於周，言之故，變始而言本，以人本乎
祖故也。

